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六

華亭　李雯舒章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徐孚遠闇公
吳祖錫佩遠　參閱

蕭同野集

疏

蕭端蒙

特建總督重臣疏　川湖總督

題爲懇乞天恩特建總督重臣以爲邊方長久計事切照貴州地方、與湖廣四川雲南廣西諸省邊界

地方疆土參錯砦落交雜、爭鬪頻生、奸宄疊作、邊圉之患、無歲無之、所以然者、蓋緣轄屬各異、事體不一。各懷彼此之心。兢圖利害之便。互相推托。養成患害。貽毒生靈、虧損王化。臣自入境以來、諮求利病。而闔省士民謂宜建設總督以專西南之閫、重以事權。責以經略。長久之術。莫大於是。臣請言其利害之故。陛下幸垂聽焉、貴州之在國初本三省之遠地也。至永樂十二年始置都布按三司以扼西南之吭、軍民衙門、大抵皆分屬二省、以示犬牙相制之意。甚善計

也。但百年之後。時異勢殊。脈絡閡隔。威信閡滞於是貴州遂稱難治矣。何以言之、邊情夷患。動必牽連。約會則不及。獨任則不可。此制馭之難。一也。兩省之間。牽制文法。意見異同。謀猷互異。此體統之難。二也。武弁夷目。動分彼此。名雖兼制。不受約束。此任使之難三也。紛爭奏訴。必經會勘。文移往返。蹇滞積年。此勘斷之難。四也。貴州錢粮。多須川湖。連年拖欠。動以萬計。此催徵之難。五也。毎遇有警。調用軍夷。或託他故。動相妨病。此調度之難。六也。鈐屬既別。期會自疎。地

方事情多不互報此經略之難七也有此七者則雖有雄略之士其能展布行事矣乎此威信之所以未廣疆宇之所以未寧也若使總督重臣合諸省要害之地而並制之則統渙合離任專責重事無掣肘勢如使臂利害萃于一己既不敢萌擇利之心事權總于一人亦不至重輿屍之弊無事則重鎮綏撫以安一方之民有警則合師征討以消諸省之患積以歲年疆埸可定此臣之所謂長久之計者也況今日銅平鎮算之苗其患孔棘邇者伏望嚴旨責成兩省撫

鎮官以期蕩埽之績。皇言震赫疆圉之臣劉力奉行之不暇。臣固知賊不足平矣。然以事勢度之。合討之有功終不若統帥之便利也何者責分則人心難一。地遠則聲援難通。緩急之情異。則紀律難齊。虛實之勢殊。則機權難酌。不必彼此異同。可以敗策。至於進止先後。亦足潰成。自古以來。未有主帥不一。可以成功于閫外者。就使同心共事。卒奏戎動。亦必老師費財。坐遲歲月。其與專閫用兵。難易自別。臣故曰合討之有功。不若統帥之便利也。是總督之建。在今日

未有不一事權而能成功者總使廢置操縱不得自由則名為統帥共貫與諸鎮頡頏耳亦何用哉

征討之役尤若不可已者此臣之所以昧死而有是陳也臣又見得先後諸臣建議亦多有及此者然皆議於二省巡撫之外別設大臣以制諸苗此亦救時之權未為不可也臣則以為職守雖專政體滋病愈相頡頏轉益紛紜又況西南隱患不止銅鎮為然就非版章皆當豫彌故臣愚討切以為宜如兩廣汀贛事例將貴州并川湖雲廣邊界地方特設部院重臣一員專一總理夷情軍務即令銅平鎮算有事暫于沅州駐劄以便調度以後地方寧靜仍回貴州坐鎮

其貴州巡撫都御史仍行裁省以揔督兼理則叛苗劇患既有所責成以伸薄伐之威而諸夷隱虞亦有所委屬以任經略之寄安邊全策無以踰此至於應行事宜臣愚亦常切討敢併條陳以俟採擇一曰議轄屬查得貴州相鄰地方如湖廣湖北道所屬辰常靖三府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并境內各衛所司俱係切近蠻爾山苗患之地四川川東川南二道所屬酉陽平茶邑梅等司俱係見調兵戍守衙門播州永寧二司烏撒烏蒙東川銅雄四府錢粮俱在貴州輸

納雲南安普道所屬曲靖府、與廣西南丹泗城二州地土相連、不時爭佚、以上各守巡兵備參守、并文武土流官、俱合聽總督衙門節制、二曰議事柄、切照前項地方、多係貴州巡撫衙門兼制、但其事柄太輕以故難於行事、切以為總督重臣、體統既尊、事權宜重請凡節制衙門官員皆得舉劾獎勞如例、流官給由、與土官襲替、俱要呈詳發允、然後起送其調度兵粮違誤者、聽以軍法處治、庶以鼓舞諸司、奔走羣屬、三曰議錢粮、照得總督既建、必有錢穀以備資餉、除貴

州全省照舊聽其經費外乞將辰常靖三處存留錢糧并稅課等項議畱以備軍需仍候總督重臣至鎮之日會同撫按會計數月以為永制其湖廣額解貴州錢糧亦於三處坐派以便催徵四曰議體統照得湖北地方切爾苗患非為要地若湖廣衙門仍復牽制未免卒難舉事請凡一應地方兵糧事務俱聽總督衙門裁斷而行各省官不必以文法掣撓庶可展布以迄成功如蒙 聖明俯念邊方遠覽英斷特勅吏部詳議建設仍簡命才望素著諳悉夷情重臣一

員前來涖事則豈特邊人受寧謐之福而國家一體輿圖亦永終亡缺矣

議

鑄錢議　改鑄大錢

嘗聞聖王之造錢幣也物重而幣輕於是乎作重錢以救其輕物輕而幣重於是乎作輕錢以救其重所以一法令阜貨財杜奸僞也伏見方今錢法闕格公私困乏其患蓋由於錢輕何者惜銅愛工則易于取贏易於取贏則姦人窺利以盜鑄奸人窺利以盜鑄

此法令之通患

則穀雜之錢多。穀雜之錢多。則幣益輕而物益重矣。故曰患在于錢輕。輕而不知所以權之。則財貨壅。民僞滋。非所以通懋遷之益。明泉布之義也。故爲今計莫若鑄嘉靖大錢。以五銖爲定制而布之上下。其輪郭深廣倍舊錢。而以之市易則緡準一金焉。是固聖王所以救輕之意也。或以爲舊錢既廢。新錢尚寡。恐不能家給而戶足。況所鑄之錢。費奢而直廉。非所以爲國之利也。竊以爲不然。夫經國者以度宜爲政。而不襲于故常。議事者以成務爲經。而不顧小費。夫唐

此是不易之法

錢文不一亂是弊事

宋舊錢。及本朝通寶。皆輪郭深厚。其瘠薄者不過民間所盜鑄者耳。今京師雖用板錢。而大錢之流于天下者。尚不為少。宜令民間舊錢與新須輕重相若者

制新錢易起舊錢難必

如此則新舊有所據而舊者有所推矣

貿易如故。其不及者官徵入之。而償其值。即其所入者而改鑄焉。其有私藏小錢殺襍錢者。以私鑄論。著之令甲。永為定式。夫費奢而直廉。則奸人無所射利。以啓其邪心。一利也。盜鑄既少。獄法自簡。二利也。易惡為美。足以富國而裕民。三利也。通財貨。惠商賈。四利也。公私皆得。商農並利。五利也。費于財而便于國。

用雖侈而利則弘。何足病乎。故竊以為改鑄大錢便
謹議。

治運河議

孔泌水

夫治河之議，人人殊旨，約而言之，則有數端，趨便易者則曰治諸泉以濬其源，覩末流者則曰開鑿二洪今二洪久廢矣之石以緩其勢；狃近利者則曰挽黃河以益漕。矜小惠者則曰制轉運以紓困。殊方異勢，固難遙度，觀變察微，可以理覩，得失成敗，蓋得而言之矣。夫治泉治洪，二者雖非下策，亦戾遠圖，有之固足以為利，舍之

亦未見其害。所謂平時救弊之方。非今日濟急之要也。若夫既興轉運。卽廢運河。治河之費雖省。輸輓之費尤奢。長運之卒雖寬。轉運之民卒瘁。況京師之地。素稱瘠土。衣食百貨。仰給東南。漕河既廢。商賈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借使國利而民不便。猶不當然爲之。況公私兩困。上下俱病者乎。河性剽疾。遷徙不常。往歲決張秋。决侯家渡。殫力濬塞。始復故道。曾未數年。奔潰再出。今又南徙渦河矣。縱能挽復使北。然所費公私緡錢不下數百萬。而丁夫力役。大略相

若興轉運必興屯田乃可

當假使年來再決將鳩財鳧役復挽之乎竊恐河決
無已雖空國之賦不足以當之也況河性利于潤下
大智先於無事自瓠子既決之後日復一日大率漸
河之日南亦
非本性
南以今濁河較之禹道已踰千里所謂江河之變日
趨於下也豈能復逆挽之哉夫昔之決張秋爲北徙
北則挽而之南也順而易今之決野雞岡爲南徙南
則挽之而北也逆而難此理灼然人所共見故以爲
宜罷挽河之役縱之南流稍加隄防令不至害民而
已固不可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也歐陽子

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為之。尤愈於利少而害多。嗟夫。為今之計其惟引沁矣乎。沁自武陟卽併于湖。今宜塞其故道。導之入漕。歷曹州由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於二洪。然後於其下流樹柵立埭。置堰增閘以節之。非惟利多害少。庶可一勞永佚。誠能不惑浮言不惜小費。釋挽河之財力。以轉移于此。則勞同而功必倍矣。夫沁水一通。漕河自利。而黃河旣却衆流。其勢自殺。是上之足以足國。下之足以利民。近之足以除

河之患遠之足以貽萬世之利三策弗施四善咸集斯蓋允賴之良謀平成之上策也故竊以爲引沁便謹議

策

問貴州　　　建總督重臣

問貴州自入疆理即建藩置吏如中土制非若前代以夷禮治之也以百餘年控制之功宜若可以載平而無事矣然而棼結之勢每煩經畧威信之施動有閡滯是又何也意者疆理之法猶有所闕

乎命吏之原公選乎士習之狎常法乎武備猶疎乎招集未廣乎然以所聞者言之則疆理已詳而不治之患在制而不在政四者似非其要也夫急病者攻于謀切災者審于衛凡爾多士所以爲其地計者必有定說矣試言經遠握要之略謂何執事者將采焉

聖人之治天下其始也正之疆理以定其勢其次也立之規制以維其勢其終也一之統紀以聯其勢夫辨分域增式廓所以正疆理也置牧長樹官秩所以

立規制也建連率重事柄所以一統紀也夫王者之肇造也以斥地爲功故首之以正疆理疆理正矣非文武錯置以蔽之牧長屹立以鎮之則無以弼成王制故次之以立規制規制立矣而岳牧連率之不立則勢分于衆建機眩于輿尺其何以率功故以一統紀終焉斯固先王不易之定制也夫國家之撫有貴州其所以疆理之者亦既久而規制亦既密矣然卒未迄于小康者此其故可知矣非法之不足以定而機之不足以維也患其統紀之未一而已何以言之

夫貴州古鬼方之域也自國初經理西南即入疆宇其始也猶以要荒治之樹其酋長使自鎮撫略其文法以示羈縻蓋即禹貢五百里要服而益稷所稱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蒙也其詳內略外之勢不得不然者及其既也聲教訖矣王業固矣三苗既丕敘矣乃置吏建藩使並之十二省之列蓋即虞典所稱肇十有二州而以與青分幽并營之義也因時至治之道不得不然者也夫古也鄉成五服至于五十耳而今也環僰何之域而版章之其勢可謂定矣而況方

圖之內規畫明備有藩臬以撫率之有郡縣以綏柔之有學校以化導之其所以揆文教者猶夫制也有都司以控馭之有衛所以參制之有堡戍以列守之其所以奮武衛者猶夫制也則所以維之者可謂固矣夫勢定矣規制固矣然而未至于卒定者此則愚所謂勢分于衆建機昡于輿尸之故也愚請得而備言之夫貴之未列爲藩也則三省之裔壤也其後割而置藩矣然猶慮其卒無以馭之也故貴州之壤土大率與三省之地相錯揉自今言之西則四川烏蒙

芒部諸郡南則廣之泗城雲之曲靖東則湖廣辰沅鎮筸等處北則播州邑茶諸酋其土田則錯眹也其砦落則錯置也其夷民則錯處也所謂犬牙相制之國也迺今則有可議者矣僨事者指此以避辜懷奸者藉此以匿黨貨成者假此以賣辭逋亡者幸此以罷追下督責之令則以鄰為解而寇無窮獮之威董征斂之常則以勢自分而賦鮮上供之實是昔之所以犬牙相制者適足為奸人私便之資也又況持論者懷異同之心當事者競利害之便機以牽制而搖

弁以紛紜而失、此一方膏肓之疾、有識之士所以扼腕而私爲之討者也、愚故曰患在綱紀之未一而已

夫今之爲貴州計者、大率有四、曰擇牧長、申威法、飭武備、廣招集、四者而已、其曰擇牧長者、葢以吏必遷謫而後除。資必下品而後授。予之太輕待之太薄。厭其地者無固心。限於格者無銳志。故必易法而後可。此卽所謂任官惟賢才、而立政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庶常吉士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申威法者、葢以土酋之積驕召釁養寇撥公、用之則懷貳志、治之則

法輕而無所懲。故必繩之以重法。此即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而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予其誓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飭武備者。蓋以銅平諸蹤。咸兵單弱。宜及未期置堡增衛。此即費誓峙乃楨幹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廣招集者。蓋欲招失業之民畀之不耕之地。非特藉以蕃庶。亦可因之捍蔽。此即多士尚寧幹止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四者之策。施之今日。固足以安民而定壤矣。然以貴州大勢觀之。則所謂救時補敝之方。非所經遠握要之略也。所謂經遠

握要之略奈何曰建重臣以一其統紀而已夫貴州非無重臣也責任未專事柄未一雖有治軍之命而無專制之權雖有兼屬之文而無受約之實此其統紀未一豈能成功于萬里之外哉謹按有虞之世有岳牧以柔遠其職爲最重其權爲最一故能蠻夷率服則以統紀一之故也切以謂今之計莫若倣兩廣五嶺之制特建重臣專制其事而凡川湖雲廣之奇道皆得以役使之而又開府上流扼其要塞則所謂經遠握要之略無以易於此矣此非愚之好爲紛更

顧以爲今日之疆理定矣規制備矣所以議論多而成功少者則以衆建潰成輿尸敗筭故也又況官不改制籍不更圖既無變法亦無耗財不過稍稍申飭以通其變焉耳此固所謂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之意而非紛更之謂也則何必泥于舊章而安于不變爲哉今之議者類曰要荒之地先王以不治治之而已嗚呼此殆非達變之論也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言達變之謂也夫所謂不治者禮讓不加正朔不及之國也今貴州置吏建藩無異中州之制奈何復以

是爲解乎此患一稜紀之說，固所謂俗華之政，而勢不得不然者也，况先王之盛者莫如舜，舜之治有苗也，至于重臣如禹益者涖之，一乃心力以治戎事，三旬而後班師，乃誕敷文德焉，是故因威以樹恩，則恩始固，以文而飭武，則武益章，此有虞經略西南之遺跡也，未嘗以不治治之也，故愚以謂建重臣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漕河策　治新河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陸曰海，然各因時以制宜量

勢以制便要在通利而已、夫漢都長安、唐都關中、阻河據渭、以東臨齊魯荆吳、其輓輸爲稍易、宋都洛陽、汴水旁及四達之地也、其輓輸爲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極遠而漕御江淮、勢不相屬、其輓輸爲稍難、故運道多者、則河陸致輸、難者則浮海入貢、何哉、其勢然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以七十萬石餉遼東、　成祖文皇帝初年、以七十萬石至北京、亦由海以達也至十三年、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會通河、運道通利、乃始轉餉河漕、罷絕海運矣、于是百入

十年來輓輸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萬艘雲集軍無覆溺之虞倉有儲積之富猗與休哉誠千萬世大利也而議者或欲習海運以復舊或欲疏膠萊新河以並漕何哉蓋京師天下腹心也郡縣猶支體也運漕猶咽喉也故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轉輸者朝廷之急務也即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滯金龍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洸汶之流皆不足恃而清濟之間為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其功將何賴以善其後與夫海運由安東循靈山

歷陳家之島邏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突延眞日蓬經芝罘沙門則蹈萬里濤瀚之害未易輕涉也其故道雖在閑習雖便亦未可以輕議

今以朝廷之力疾治一運道尚不能給況兼兩運

也此新河之議所以厪執事之慮也夫新河南自蘇

道乎此新河之說所以難行而議者欲捨而北之

灣北至海倉其間相距者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漾

水田爲國家萬年之利也

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欵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濤流入其勢自然若非引汶絕濟强決細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爲經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難鑿者獨馬家壕之石底耳今馬壕開已濟渠矣壅塞

者通而建八閘以相灣引矣。九穴之湖。張曾白現諸水。已決引而經流矣。江淮商貨。已達蘇灣之處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勢也。昔丘濬謂會通河蓋天假元人之力、為我國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為我經略之前驅與。不然、何向之疏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漸也。嘗攷我朝初浚會通河、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矢忠畢能、積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地、而運道始達、然不以為勞者、誠惟國家之急而建萬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之勢、當亟成

之漸較之用力勞逸相去甚遠而省費寬民必又倍之是誠利漕之一策也宜專任大臣殫忠竭謀親履小竺之山度形相勢慮遠邇量事宜討廣狹訪其成事循其故迹浚淤塞之途通渤海之波時啓閉之候補其未備緝其未成道路既通南北相屬然後使沿海便道諸郡悉從此轉輸而郡路不便海者則泝會通河以入如此是無放洋之患絕風礁之險省牽率之勞而又收徑達之利兩道並進諸路畢集且以減輓漕之卒省耗折之粮即一路卒遇有虞而運道固

未阻矣此萬世無患之道也或者有曰緣俗而爲治者利必倍尋常而制政者民必聽方今海內和平水泉洋溢譬之人身血脈周流罔有間阻是以方國之珍九州之賦來則鱗次羽集去則鳥舉獸散沛然順利矣迺復陳新河之策古人所未籌前哲所不論也何其謬與是不然蓋聞之深計者不慮始而慮終長筭者不慮近而慮遠楊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則無功昔漢元光中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以絕渭道中

渡之難。永平中王景發卒數十萬治汴渠隄起滎陽至海口千餘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計穿引之勞。以尋河渭之便者。鄭當時之勳也。不憚千里之役。以疏河汴之勢者。王景之能也。當時稱便。後世利之。夫新河在膠萊之間。其地脈固相屬也。雲山小竺之崖。邊海之處。而運輸之故道也。海倉之口。直沽之近境也。出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燕齊轉販之熟途也。今開濬者已及三百里。所未通者數十里之泥沙耳。非必起滎陽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長安傍南山穿渭

之難也。而轉輸甚易。漕輓爲便。昔丘濬中海運之說。謂河運雖通人輓如故海道雖險。而省減十倍。若新河成。則省減尤多。而永無海患。此又識者所以過計而申其議也。若必尋常而守之。是濮謂渠無用棄而滎陽海口。治隄之卒不足發矣。夫利者聖智之所必趨也。患者賢哲之所必計者也。見利而動慮患而防所以成大業而淼後世之大猷也。故會通河者。經遠之大利也。新河者權宜之一策也。此業一定。而世世可無患矣。庸茀議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山陰朱兆奎伯高　參閱

江總督奏疏

疏　　江東

北虜事宜疏　守邊經畧

北虜自二十九年深入之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

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則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而一時中外翕然謂可恃以無虞。及其虜之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又有爲築堡之（楊虞坡極言於）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棋布星羅。遍滿三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殲。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西鎮深得其利）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敗亡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兵。銷滅殆盡。凡此之計。臣已目見其困矣。萬不得已惟有保全邉

堡一策。最爲切要。而邊儲之所以全。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火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熒廷老上。拓壞（癸亥虜入墻子嶺公入援奉命節制諸軍亦一才臣也）狼居。似非遠猷。然臣竊謂言之而可行。行之而可以要其成。成之而可以久。無出於此。臣又惟諸邊大弊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速責效者。務爲粉飾

之計。俾明作者。多事因循之圖。過疑懼者、又逡廵避避。不能盡試其所長。夫亡羊補牢、固爲已晚、方病蓄艾、尚猶可及。臣今已勉帥諸臣、同心戮力、務袪夙弊、惟　陛下寬其文法、使得少效萬一、

條議宣府錢糧疏　主客兵餉

一主兵之費、自十八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團種之數、共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百七十八石有奇草二十二萬七千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八十二萬

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同。要亦不甚相遠。迨三十年來。或以新募軍馬而增發帑銀。或以歲用不敷而添補鹽引。或以增給芻粮而加徵民運脚價。遂至多銀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葢由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田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虜患。猶足濟用。三十年以上。邊地之豐嗇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加於往年。若非新增之銀粮。裒益於其間。其勢必不能給。故

○宜○以○此○項○或○和○糴○或○轉○

今且不必頓議裁減。宜以新增三十萬之數仍留本

○運○以○爲○足○邊○之○本

鎮另貯名曰歲餘毋輒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粮餉不足之時。始許呈部借支。後仍以正項之數補之。積之漸久。將自有餘。一客兵守墻。煩費不貲。而出塞爲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至四十年。總用京運銀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百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之不會者也。虛耗財用。孰大於此。今計上年秋冬及今年春夏四防所用之數。較之往年。似爲省約。原其所以。蓋由三十

七年以來。預發名買。而出納之司。漸入準繩故也。夫以地量兵。因兵度餉。亦斟酌理財之術。今更宜趁秋成價平。預發銀兩召買。仍較論路分衝緩。以爲蓄積更量移諸鎮陳粟浥爛者隨宜處置務使軍餉國儲。各有所濟。而小民膏脂。不至妄糜其於省費惜財之方。庶有少補。

王中丞奏疏

疏　　王之誥

條陳開墾荒田疏

墾荒事宜

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員。總委官六員。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名。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給草料。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即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九百頃。用種子二千四百石。或麥或豆。隨地所宜。即於上年收穫內動支。四議車兩。登場日用車一百八十兩裝運。每兩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兩。餘

者宜廣寧馬市稅銀內支用。五議供費。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名。委官五員。約工百日。該費口粮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該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粮草動支。六議草料。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料。晉以飼牛。芻料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厫。各城倉厫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春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粮外。餘倉悉收營田子粒。八專責成。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各

道并大小將領以實舉行其奉行不力及因循誤事者歲終查明參究仍乞勅接管都御史協心共濟以圖成効

論戎政疏

京營條議

一議標兵以備督調總協官所轄標兵止一千人有如虜勢警急必將提師督調而隨征者寡恐不足以捍內而禦外宜於城守備兵內簡精銳二千人共為三千量給馬匹仍調將官統練之用備緩急一請關防以重機宜戎政之印掌於總督而協理不與即有

機事。文書發行，眞僞難辨，請視諸鎭巡例給以關防。今已有關防矣

一議勳臣以備將材，故事多用勳臣充京營總督副參遊佐等官，後以不習武事遂廢，須令帶俸公侯伯赴營視操，亦漸有可觀者，宜命巡視科道歲終從公奏薦員缺，即酌量用之。

一議家丁以倡勇敢，營中家丁，原設沿邊壯士，近多逃亡，遂令京師推埋之徒徃徃冒充，爲蠹不細，宜盡汰革，而選戰兵營二百人，城守備兵二營各百人充額，仍於秋操考閱如法，別其殿最而降陟之。

一愼管隊以飭行伍，管隊官旗類多

無籍以致營伍不整。而革任隨伍指揮等官。及受其鈐束。殊爲倒置。宜將隨伍軍職盡令管隊。其廢棄等官。亦自爲一營。寄操聽用。勿復令軍旗制之。此事亦多有名無實。一 議抽捕以實行伍。三大營兵額不足。宜將各衛所官軍舍餘。悉加簡閱抽捕務滿十萬。一 復班軍以備工操。外衛班軍原額一十六萬。春秋各以八萬赴班。與營兵同操。誠得强幹之意。班軍之制甚爲繇諸地方極擾而一至京師僅。供匠役耳其後薊鎮多事。及江北盜起。漸改留。而營操之額遂缺。宜令中都所存班軍。悉赴班如故。非有大役。不得調取。一 議買補以甦貧軍。京營

官軍馬匹倒死者故事止以年限爲差追納樁銀不足示戒近議五年之內倒死輒令買補則已甚矣請酌議新故之法如一年以上者視故事加追銀一兩二年以上者半之至五年以上仍如故事追樁則奸頑旣知稍警而貧軍亦免重累一免存恤以省廪費清解之軍至京者有存恤口糧三石令休養三月然後驗發營操蓋憫其勞而優之也乃者官吏科索軍不能自存則往往干去而所謂存恤者盡入此屬私橐嗣後請不必存恤至卽驗發收糧則吏無所容奸

而軍得優恤之實。又諸軍月粮。舊例支于京通二倉
第開操之月。不利遠支。宜坐支京倉。餘月支通倉便

優䘏大同軍士疏　除屯田害

大同與宜府都近。而軍士之苦特甚者。其故有三。夫
兌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欲輸官。以其月粮抵補官
免催科之勞。而軍省加耗之費也。然軍士之領屯者
無幾。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逃故者之所遺。何與于
皆以浪政而窮逃介同也　而士益困
軍。而月粮郎中期于足額。凡每月軍粮。槩從半給。不
論有屯無屯。而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衣食而

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有司往往以荒蕪請蠲租賦而沿邊土林雲川威遠平虜各鎮屯田之處比歲苦虜或變爲鹵鹻或沒爲沙磧或蕩爲溝壑乃其額糧獨不得視內郡未減二矣原額屯田拋荒既多官軍加補力已不勝而屯田御史又於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聞之往往棄產亡去今新開之地復成汙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冒重斂之虛名而遺邊郡無窮

之實禍。三矣。今欲足兵足食。先除此三害乃可。

防秋事宜疏　陝邊防秋

公與陝西三邊有望實後當發疏欸者能亦受戎衣攻公在事也

一申嚴將令。將令奉璽書得便宜行事。而不能約束士卒者。以畏避謗毀。莫能用法也。今宜振飭頹風。凡一卒不用命者。許諸將斬首以徇。使其畏將不畏敵。乃可以收破敵之功。一加慎墻守。乘障拒虜。最得地利。然將領驕惰。未嘗登陴而守。軍士以迎送撤調。往往缺乏。故虜得穿塞而入。宜禁革前弊。使聯絡拒守。不如令者治以軍法。一增官協防。陝西邊城遼遠。提

綱綜理。勢不能周。宜調三鎮虜閒將官卒家丁協守。如勞績可紀。一體薦錄。僨事者併治以重罪。一扼塞要害、延綏鎮至清平至常樂雙山地最孤懸。獨以米脂一線之路。轉運芻糧。而中隔魚河歸德二堡。爲虜極衝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驛爲運道咽喉。宜增設重兵防守。預探虜情。遇虜入犯。引兵先扼其險。與諸路相犄角。無使虜得據險以撓我師。一議處兵備、定邊副使張守中雖稱病乞休、而職事修舉如故。宜令暫管秋防、候代至別處、自今邊方二司等

官。勒限到任。革從水程。仍移文任所原籍。趣令之任。邊遠者劾治。一議處有司。鎮原平凉崇信三縣。皆係邊方。不宜久缺正官。請就近擇有司之良者調補。一互明哨探。延寧二鎮沙漠平衍。哨卒無所趨避。故虜中動靜。不得預知。宜與山西偏老。互相傳報。一嚴愼撤兵。秋防將畢。將士勞苦日久。輒先逃歸。故虜得乘隙內犯。臣竊計九月以後。正當燒荒之時。宜遠哨三四百里外。果無虜踪。然後燒荒。燒荒既畢。然後撤兵。庶虜謀可伐。而秋防可以無虞。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八

華亭　夏允彝瑗公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槜李黃孟淵波仙參閱

薛方山文集

議　薛應旂

省官議　省官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任使不充而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務用其小者也患。）

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覩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夫理財之道也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屬至于周則備矣六卿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時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秦舊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浸以奢廣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

冗在于擾民耳

予謂冗官其甚于周官也

百八十五人。祿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隳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猶以為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矣。四海從風。中國乂安。豈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

此為得中道以官者所以待才能

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內外官。定為七百三十員。

也天下才能尚苦不得此數況溢乎此乎

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未幾而有員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

武后預政，求媚于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賞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貿亂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涖庶務，咸平至和中，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寺監六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實友寮屬。

又復鑄例其損益亦不爲不當矣。元祐以後。遂更其制。卒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爲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既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臣不務去熙豐之臣而務去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大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也。我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權。內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埀之萬世而無

此說的之論

弊者矣。但其間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既久，遂以為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于事，祇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葢官有小大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任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人任，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責其能，則官雖備，而庶事曠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負乘

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輕肆之志、誠能諒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則人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甯而飭才辨器。將無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患哉。

論

禦寇論　禦寇

薛子既謝浙江學政、待次家居、値海寇陸梁、直抵蘇松、以及於無錫所在傷殘、不勝慘酷、奔擀中、爲著禦寇論八篇、乃若足賦募兵、修

艦備器，一切用兵之事，則固有任之者矣，不著，

正名

昔之行師者，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言當揭賊之名以示人，俾皆知其爲某賊也，又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言當示我之出兵，將以討某賊也，斯其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賊將無所逃遁矣，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蕩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爲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

盖寔我中國之賊爲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爲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寇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於是金帛財貨得以捆載而歸雖白晝大衢之中人所共視而莫敢誰何矣若指其名而播告于上下遠邇曰今茲之寇是某某也引倭以爲之黨也人自必知之曰某倭也是某賊爲之主謀也某倭也是某賊爲之鄉導也則義士烈夫皆知所效忠宣力而奮然斬獲無回惑顧盻之慮矣彼賊亦豈得

肆無忌憚而室家族戚偃然處于無事之地哉正德（今之盜甚衆其久而不得其主名豈賊故然之耶）中盜起東海則指其名爲鄧茂七施天泰盜起文安（抑賊本無有主名者耶）則指其名爲劉六劉七盜起蜀中則指其名爲廖麻方四國昭連坐之刑人懷敵愾之願遂不旋踵而底定今乃槩以倭爲名而不偵諜其姓名爲何人所以無賴惡少恣溪壑之欲以苟朝夕之生者多斷髮跣足以趨之恃以倭名而莫之覺也不然則雖禽獸亦有煦嫗喁咻之情者背不顧親屬而甘蹈誅夷之法耶是賊之名當急爲偵諜以昭示于人庶名彰惡著

而人知措手。賊黨亦自知畏避。而或有渙散者矣。此非出兵之緩務也。若彼此相蒙。而必以倭爲名。是亦必有說焉。吾固不得而知之矣。

守險　守險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國。今蘇松之地。平坦沃饒。若至順也。而三江五湖。經緯上下。支河派瀆流漫其中。陸行則車馬阻于橋梁。水行則舟楫虞于淺澁。非如平原曠野。可以縱横馳驟也。非如長江大海。可以漂蕩出没也。誠於白茅許浦福山古湫。凡諸通江沿海處

所既非運河又非驛道苟不爲捕魚採薪諸憸言邪說所惑俱置樁藉草壅遏各數十里則倭夷海寇雖號稱奸黠乘彼雙桅巨舟豈能飛渡縱使舍舟登陸而絕橋斷港必難連絡而進自可制梃以禦豈得入我蘇松肆爲殺掠若目前之慘毒耶今舍此易簡可守之法聽其入境而集不教之民與戰正昔人所謂驅羣羊而格猛獸輿尸之凶不占可知也顧又厚集丁夫博歛芻粟區區各守一城而鄉閭村落恣其焚刼此之謂城下之恥豈古人守險之義乎我聞之諸

俟有道守在四封四封者沿海諸處是也

固本　　恤民

往余在京師會諸士人論學之餘輒即論兵凡山川虜勢士馬城堡將領糧餉事機權變紀綱法令之屬咸能建議俱各成竟而天文與地圖說亦若莫不究心矣及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惟在搶掠飽欲菑載迤邐而出余切恨之是冬外補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强衆中國連逃什居七八民則困于有司

之徵派，軍則苦于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展轉死亡，莫爲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句奴，爲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所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于城，不煩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近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探厥所自，亦緣沿海窮民爲輸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遂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羈縻保障之說，誠爲有見。

而賣劒買牛者。蓋必有所作爲而致之。奈何今之爲民牧者。平時旣無以及民。一遇有警。輒又多方科擾。是何異灌膏而救焚。導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爲深長之慮而發爲固本之圖矣。

策

策對　貴粟

善計國者。莫如備先具。備具之道。莫如審所貴。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

能守也鼂錯之說曰珠玉黃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故夫上之所貴不在珠玉黃金而以飢寒所必須者爲上則五穀徧于澤鹵之區矣何也人情莫不欲爵莫不欲亡罪亦莫不欲利利權與爵與罪皆人主之所操也使三者而皆得以五穀易之則莫不農矣夫鬻爵之敝也自漢以來無代無之罪人之贖鬻鹽之法其從來者遠也顧權之何如耳權得其道則粟貴貨賤百姓乂安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權失其道則貨貴農惰倉廩

空虛自漢之末世而已然矣今夫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今之不農其過蓋不在民而在官矣官之過有四邊鎮之臣不欲復塞下之田一也鬻鹽之司不用菽粟而用銀二也水利之監因循度日秩滿則遷三也行法之吏弛屠牛之禁而不糾四也夫四者官之逭也四逭相尋于天下而欲望其興利闢田無其期矣田不闢而望民之無飢是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夫今之塞下獨非古之塞下乎文帝用賈誼積貯之說嘗募民為田是以施行有序坐致富強今議者

曰邊地不可使種禾麥、恐胡人乘之而牧馬。吁、此與懲噎廢食者何異。夫趙充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屢聞沃壤、彼皆為之于師旅之間、我顧不能復之于治平之後乎。不解也以師旅之間墾之者少耳舍近利而不圖、廢政宜無大于此者矣。漢與以來、邊郡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自漢文用晁錯之計、定粟邊郡、是以不煩轉運、而備當日增。今主鬻鹽之議者曰、粟貴徵粟、粟賤徵銀、若是者、利固不全歸于商、然亦何嘗歸于國、殆亦弗思甚矣。蓋國初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籍治農

以埃開中故商有貴粟之風軍有益屯之漸乃公私兩利之策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運糴益勞而邊餉愈匱豈非大可哀痛者乎若夫大江以北畿輔以南淮海維揚汶泗淄澠之間斥鹵之區可墾之地無慮數百萬頃誠使廟堂之上少加之意別立農官以分領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為沃壤理有必然者夫天下之事成于謀斷而敗于因循昔者西門豹固賢于治鄴矣然導漳水以溉河內頑必待于史起者豈其智之不起若哉豹固以為先民未之為而

不知其可以有爲也。今之時。有能爲起者則天下之富強。將不出淮海汶泗之外。而致之矣。姑舉一二郡縣言之。廬多苦雨。鳳多苦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也。廬地多窪。無瀉水之渠。鳳地多峯。無瀦水之陂。以二郡而推之。則天下之不可無水利也明矣。是可以不務乎。夫農必資牛。淮揚之間。廣原長薄。牛寔產之淮徐而北。一牛之直。其貴一金。然而屠豎販賈。不以之服濟上之耕。而以之塗吳人之釜者。豈非北則陸南則水。陸有牽輓之難。固不若水得舟楫之易耶。此

其情易通其勢易止但能立一官以監之則朞月之內牛徧疆場矣李彪之在後魏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市牛共時賴以豐贍唐開元間亦復酌量土宜軟硬配牛有差其爲法有不可行于今日耶夫事不師古則勞而寡效有古人之法而復因循不振是斯民之命也（同是人也而或治或亂）（真命也）今若立以科制而課農官之殿最而以前所謂四道者嚴其罰而重其權則目前卽未見其利而十年之後宇內富庶和氣充盈作樂制律唯　上所欲爲矣昔之樹王霸之業服戎狄而坐致

南面者。桀然史冊。莫不率由茲道。況以天下之力爲之。其所成就。豈曰小補之哉。故愚必欲先之以貴粟終之以重其權

對策　汰兵

天下之費固有名重而實輕者。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天下常疑之而不敢動。持之而莫敢議。此養兵之費。所以不問論列。自宋室而已然矣。然當時人主。亦未嘗不以爲意。往往形之詔旨。親加揀閱。而卒不能弘宋祖建隆之規。而卒成慶曆之弊者。

言人人殊愛其勞而樂因循也姑舉一二陳之建隆間命殿前侍衛諸州守臣各閱所部兵士汰其老懦而擇其超然雄勇者升之上軍尋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他兵有願歸農者官給田屋自是詔免之兵疊見史冊使其後世能推廣之則宋之爲宋未可知也顧代自爲制或是或否一齊衆楚雖有所爲終亦無濟眞宗屢詔内外簡汰士卒矣及令轉運使閱驗沿邊老兵悉遣歸農矣逍夫神宗又擬併軍營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

萬石布草稱是且令轉運使經畫之矣此咸平熙寧之間所以號稱饒裕而慶曆以來不能率循其法顧乃務增兵數廣軍額至一百餘萬此何為者耶夫所貴于兵者以其威戎狄則能制勝禦盜賊則能止奸非徒張皇人數也自黃帝蚩尤以來無慮數千戰矣蓋未聞以人多勝者光武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苻堅百萬之衆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衆而敗于呂布及歸許而悟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衆此兵多必敗兵少則勝之明

驗也彼慶曆君臣計不出此竭天下之財力浚百姓之膏髓祟虛名以養無用之兵卒之國勢日以卑弱而海內日以虛耗吁可慨也越人如齊夜舍空室而有悍心則借五尺豎子因謂之安北盜至無可與謀而後知豎子之不足恃吁亦晚矣以今天下衛兵其不爲豎子者寡矣驕惰脆弱類多耄憊且其平居坐食未嘗經涉險阻逐隊趨營未嘗親交劒楯稽籍則存覈實則亡夫未嘗不厚其生未嘗不教之藝未嘗不閱其數務其實而卒不得其用反虞其害法至于

此弊不可謂不極矣尚可苟安目前與旦夕無事持之而不變乎昔者唐之兵益三變矣雖其意有臧否要之事關大計則不容不變今欲蘇萬姓之困坐致富强舍兵費之外無可與計者欲省其費莫如選兵而選兵豈易能哉不歸之農不可也自少至壯皆已籍之爲兵矣則商賈工技皆非所長矣則其老而弱

給田未必可行爲富國之要

也於義不得不贍之故必如宋建隆咸平之給田可

其籍于汰軍也向有屯則有軍今有軍而無屯何

也然則于何而取田也取之見存之屯也取之入租

如舉諸衛之軍盡放免之其所省乎無算而邀恩

之官地也取之籍沒之產也不足則取之毀廢淫祠

之（沙有水有反漲而爲亂者也）田園也，復不足，則取之湖山斥鹵漲沙海蕩之可墾者，補之也。夫屯田之籍，不可復也久矣，富豪乾沒猾卒盜占，自其祖父侵爲已有，而子孫固以爲世業，有難以左劵輙者，故曰取之見存之屯也。蓋失今不察，將并其見存之額而亡之矣。今天下官租之地，往往而是，上不足以利國，祇足爲奸欺之資耳，是不可以贍兵耶？籍沒之產，未嘗絕書，裁價斥賣，未足爲公家之利也，以之益屯，顧不宜耶？梵寺淫祠，以無牒廢者，日益於天下，而未見公家取以爲利，此不可以置

屯耶。夫遊食之徒、其病農也久矣、今取其田、以蘇農民之困、顧不可耶。斥鹵閒地之可墾者、天下在在有之、以利率人、其化瘠土爲沃壤、理所必有、夫莫之禁而不爲、竊爲執事者病之、苟虛心嘉納、而求之于制、則是說也、非愚之臆說也、寔成我 祖宗之德而廣其未備也、蓋嘗考之制矣、天下郡縣、皆有兵以鎮守之、亦有屯田以廩之、以籍軍十分之三、服農畝之事、二人受田四十畝、歲入十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餘。餘丁亦以差受田、而歲課其入、蓋初非不欲番休

迭上盡歸之農。顧勢有未能耳。及生齒漸多。則地利益盡。督屯得人。則歲入益富。行之百年。則舉天下之屯足以廩天下之兵矣。此立法之意。蓋欲待之將來。觀其分數有常。置屯無限。則可見矣。如此。則民之所輸。止以供國用耳。乃今一兵以上。盡仰縣官。農夫終歲勤動。所賴以爲生者。亦抄矣。是豈 神宗之意哉。故爲今日計。莫若以前所陳五等之田。每一兵量地腴瘠。受田有差。使人年二十。則上番爲兵。筋力將衰。則復歸爲民。耕耨不取于倉。寸帛不取于府。而吾兵

皆精銳矣。或曰一旦變之。寧不起怨。夫爲之固有漸次。必使之樂于就農。固有說也。夫今財賦之地。上田二畝。價可一金。有田十畝。則爲中人。彼兵雖歲入十二石。然其自分固不若中人之產也。中人無十二石之入。然終歲出入于一金之中。常寬然而有餘。何也（據此說也何事之不可決）不係兵籍。則爲商爲工。可自慰藉。故歸兵于農。乃其所欣慕而爭得之。而非有所厲也。怨安從生。夫散兵于農。至易曉也。以經濟爲任者。尚其留意焉。

軍政事例序

軍政事例

軍政事例者今御史某君所輯也君奉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惟憲度究觀典章博采羣情時事參酌成書釐爲六卷名曰軍政事例云於是布政某某副使某某請刻以布屬某爲之序某受而次第讀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謂國之大事在戎而經禮有五軍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誠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論軍政者咸稱唐府兵最爲近古然不免變爲方鎮而貽五大在邊之患宋人懲之遂制禁軍于京

師。時出以衛郡縣。其規模亦未嘗不宏遠。而卒至于武事之不競。諸若此類。皆由爲之後者。不善于維持。而無所據守。遂不能補偏捄弊。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　國家初業甫平。即定軍制。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統之。其視前代之制可謂大備矣。但承平日久。漸次廢弛。營伍缺乏。雖時釐清理。卒難復舊。亦以條例之散見。事體有異同。而一時奉行者。不免得此遺彼。而經紀之未周。亦其勢然也。夫國家之有兵。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得其理。則神

氣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長世苟不察虛實不達標本而調攝無方則形色貌象雖若具體而中寔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劑制方而素難諸書必會而通之斯能納斯人于仁壽也君之茲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勢之變通一展卷而可得其殆軍政之素難矣乎嗣有是責者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並可就緒而衛所營伍可復國初之盛永無唐宋季世之虞矣將不壽國脈哉葢君遂抱宏猷融識遠覽事有可憑不論今昔善有可

同。無間人己，故隨所事事，輒存久遠之慮，而立經常之法。不徒為一方一時之計也。唯是按浙以來，雖職專軍政，而激揚所至，風動區域。凡諸感發人心，裨益治理，寔有非軍政之所能盡者。即是編而觀之，亦可以類推矣。

使朝鮮集序

勑使朝鮮

余觀諸史，自遷固以下，靡不為外夷立傳。凡山川風氣，土俗居處，嗜欲，咸為紀載。然未歷其地，非獲躬采覽觀，祇以襲聞沿聽，多致影響繆互。及班張陳寶諸

人各使異域親歷其地矣則又或以功名寵利爲念不登臨瀚海封石勒功則枸醬竹杖蒲萄天馬之屬悉歸獻納以啓侈心此中國之御夷所以率難全盡也乃今龍津吳君爲諫議時膺簡命副使朝鮮隆重國體綏懷遠人旣其歸也制詔章疏贈言致詞併其山川建置迎候禮儀風土習尚俱次第編輯題曰使朝鮮集集分內外合爲十卷體例森嚴意義周悉於乎若君者豈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矣昔延陵季子聘於上國至魯陳歷代之樂觀其聲容節奏

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當實不淫遂為百世不刊之論及之齊之鄭之衛之晉君卿大夫領其訓辭皆免于難吳是以卒通于上國者皆札之使為之也今朝鮮在周為箕子之國在漢為樂浪玄菟之郡固聲教所暨之地特唐貞觀間以莫支離之亂不免勤中國之兵迨我明與輸忱向化為諸夷先至我　皇上誕敷大慶詔使亦唯及于其國固已昭受殊錫矣矧龍津使君之文章禮樂亦今之季札也以上國而使于海邦則感發之機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鮮之永守

藩職不及于難而風諸四夷競趨效順未必非此集
爲之也序容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